

T 5424/3221

13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綱常倫理與天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任止又述

委官可喜怒哀樂與中節辭受取與不奇

視聽言動要念禮存此請之道心慎此謹之

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此之謂

之謂誠性至命也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  
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  
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  
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  
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右書院  
執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  
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  
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  
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矣余  
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  
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  
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  
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  
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

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  
今日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是舉吾  
之喜怒哀樂一稟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  
稟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  
爲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爲道心矣以中節合  
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  
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  
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是明白  
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恠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爲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益爲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是以問察善惡兩端皆爲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己已諱不去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爲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

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

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

為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係不小此精一執

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初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為萬世鵠講

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任止久速

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豈可得處在何處不

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

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

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

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

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

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

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愠。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袒人心者。又倡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立論愈妙。關係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  
 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  
 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  
 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  
 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  
 真得洙泗正脉唐虞真傳而或者一則曰天

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  
 言亦自不是又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  
 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  
 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  
 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去精一尚恐混淆而  
 今日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  
 而縱人欲關係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  
 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  
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  
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  
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  
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  
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  
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  
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

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  
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  
夫說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  
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  
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  
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  
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  
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為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關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為無弊耳如元之又元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為意之主宰意為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為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

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聖人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言動耶？或稱為聖，或流為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  
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為主直從念頭初  
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  
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  
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  
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  
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  
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  
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  
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  
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  
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  
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  
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  
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悔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物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為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為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為主意以深造以道為功夫以左右逢原為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真舍本而務末若不干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此心之所以為妙若丟過綱常倫理日用常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非真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暫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為心學陽九一慨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焉要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  
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  
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  
以縱欲為致良知耳况以欲為良知而以遏  
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  
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  
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  
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  
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  
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  
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  
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為率性  
為良知為自然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  
字為矯揉為造作為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  
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  
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  
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  
混言良知又何恠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為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為性也。若丟過理而專以生為性。專以食色為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為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係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澇。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澇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澇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  
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  
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  
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  
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  
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  
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  
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騫于事功又何恠乎事功之反  
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係千百年國家治  
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  
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任止久速  
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  
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  
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  
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  
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  
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  
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  
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怒而行反  
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  
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  
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  
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怒而  
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  
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  
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  
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  
而反以為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為支離繁  
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  
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  
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  
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觀天清地寧而色喜觀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萬象森然復沖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堦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蕪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  
 也下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錄



馮少墟集卷十三  
 序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  
 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  
 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  
 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  
 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序  
一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秦。秦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卽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為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濂溪集卷三 序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  
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尠識者  
卽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  
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  
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  
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  
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  
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并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秦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  
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元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  
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齧鯨  
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  
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  
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  
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  
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  
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  
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塤吹篪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朝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  
翔起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  
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竒

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  
矩之苑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  
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  
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  
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  
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  
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吃不能效  
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  
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錄入門戶  
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  
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  
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  
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  
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  
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  
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  
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  
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宏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  
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  
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  
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  
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靡不  
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  
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  
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  
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  
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  
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  
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  
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  
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  
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  
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  
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  
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  
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  
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  
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懇而求教，步趨惟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昔楊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錄，又當自告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為訂正。而先生外位孫張翼明、兵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錄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嗚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為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為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為洒落以一悟便了為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為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為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  
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  
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  
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  
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  
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  
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  
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  
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  
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  
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  
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  
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  
公知止之學益大覺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瞽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卽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虫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源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字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為可，則其為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闊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為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為先生謙余以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為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

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浹窺玆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捧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訛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思深哉！道益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而竒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為校讎，付剞劂。氏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于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守三我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蓋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日序中今不具論  
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身  
守三寶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開戶家交月且  
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  
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  
不朽蓋行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焉乎觀先生  
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遠乎矣

丁未冬稿序

